

國際數字藝術家聚貴州 博物館弄潮展覽新概念



◆顧靜實物繪畫裝置作品《百寶箱》。

「這一次，博物館要走進元宇宙！」在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的貴州，觀眾可體驗一把「元宇宙」。即日起，《裂變—數字藝術的全球化浪潮》大展已經登陸貴州省博物館第6、7號共計2,200平米展廳，還將持續至8月底。在未來四個月的展期中，包括17位國際頂級大師在內的全球44位數字藝術家，以54件各具特色的作品，在古物新生、後生命意向、合成一人間和算法「煉金術」四個單元內，正在以沉浸式的通感體驗，全面「激活」你的視覺、聽覺、觸覺甚至嗅覺，令人腦洞隨之大開。在你尚且說不清、道不明各種複雜體驗或感悟之際，或許，就已經成為了這些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開放式展覽結構

據本次大展策展人之一比吉特·荷賽亞 (Brigitta Hosea) 女士觀察，來自美國的利利阿納·康力斯克·加萊戈斯 (Liliana Conlisk Gallegos) 的參展作品——名為《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 2020》(《The Coyolxauhqui Imperative 2020》) 的VR沉浸式短片中，配樂使用了多種語言：英語、西班牙語和納瓦特爾語，似乎故意讓任何參觀者都聽不懂，從而感到自己是「外國人」或局外人，以此來營造或傳達一種「疏離感」，並借助這種疏離感，更為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主人公那種被邊緣化的感覺。

比吉特·荷賽亞指出，加萊戈斯通過使用Tiltbrush，得以在虛擬空間中探索這種混血美學，並創造了跨越邊界的空間與維度，進入到無意識層次中，講述了被兒子所殺害的美麗的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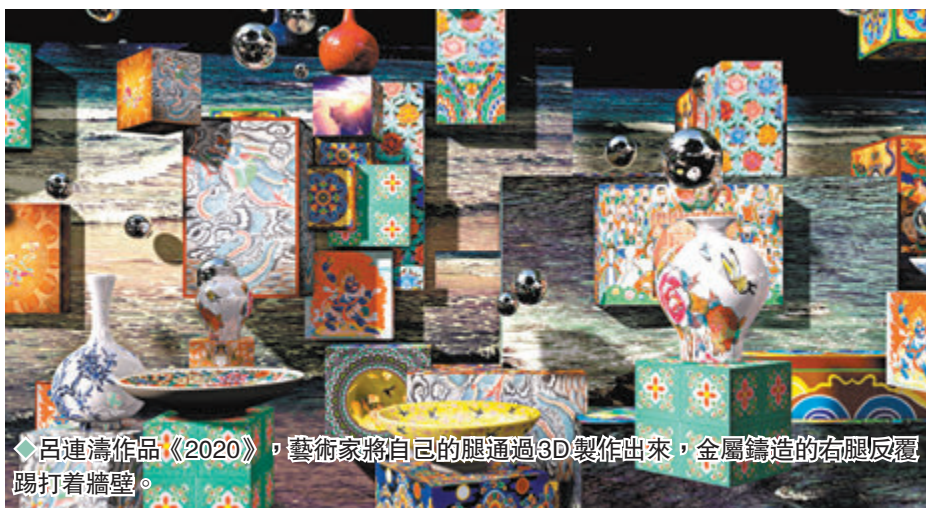
記者現場感受，看似色彩繽紛甚至可稱為蕪雜的素材和貌似混亂的結構，一開始就給予參觀者類似「半成品」的模糊印象，一直到參觀者領悟自己是一個「外國人」或局外人的明確意識時，不經意間就參與了這部作品的創作或完成。

這件作品以「半成品」形態或稱開放式結構出現，利用包括展覽現場空間和這個空間中的人來幫助其作品的完成，加萊戈斯的《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 2020》並不是唯一。李勇政、馬占冬的《邊境2 激光》，就把經過光面處理的展場牆面反射的激光影像作為作品的一部分。顧靜的作品《百寶箱》，幾乎就是把一個精美的抽屜式的梳妝匣搬到了現場。上下三層梯次拉開的抽屜裏是幾可亂真的各種首飾。等你終於看明白這些首飾不過是堪比高精度相機拍攝更為逼真的工筆彩繪時，人生無常或幻滅之感即潛滋暗長並油然而生。這種幻滅之感，或許也是參與《百寶箱》現場裝置的「元素」之一。

因古物，不惟古物

饒有趣味的是，這些喧嚷的、色彩繽紛而不乏矛盾衝突的元素，居然就被「裝」進了這家貌似專司文物展陳的博物館。除了前述《百寶箱》，顧靜還提供了《盤龍連枝燈》和《松石圖》兩件裝置作品，一併被歸入本次大展的「古物新生」單元與參觀者面對面。

不能說「古物新生」單元的設置，與本次大展場地乃貴州省博物館無關。但關鍵



◆呂連清作品《2020》，藝術家將自己的腿通過3D製作出來，金屬鑄造的右腿反覆踢打着牆壁。

還是本次大展一開始就確立的跨界、跨時空辦展思路。《盤龍連枝燈》創作的緣起，直接與1987年貴州興仁交樂M6出土文物「盤龍座跪人連枝銅燈」相關。記者現場所見，名為《盤龍連枝燈》的這件作品，其實是一件繪畫裝置，畫面主圖像即取自該文物。約20米長的淡黃色傳統綉底繪製的半工半寫水墨畫長卷，輔以暖白色燈管，用梯次收短的細線懸垂於展場空間，有意無意地延伸了文物盤龍連枝燈的關於「龍」的意趣。古物，就是以這樣的繪畫裝置的方式獲得「新生」，這無疑是本次大展跨界的細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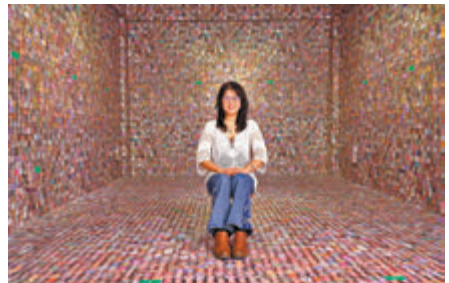
來自台灣的林俊廷，借助新媒體技術，把宋代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變成了會動的視頻影像現場裝置，命名為《響》。張小濤的《薩迦》，湯柏華的《莫高窟光》以及韓國李二男的《2019年重生的光——松漢芒瀑布》等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源於或利用了古物。因古物，不惟古物，跨界和跨時空聚變裂變，正是本次大展予人的突出印象。

批判現實主義的當下版本

牛或者馬的身體，恐龍的尾巴，前面是馬面，後面又有龍頭。身上似乎還有拔光了毛的雞翅膀，這樣一個「四不像」造型還嫌不夠，作者還賦予了牠鮮紅的顏色，讓人過目不忘。

這是鄧國源作品《被編輯的花園》現場裝置的一部分。「四不像」的周邊，是三塊亞克力鏡面圍成的一個三角形的空間，亞克力鏡面上滿布閃爍的霓虹燈管，這些燈管被隨意地捏成了各種奇形怪狀的花朵，色彩繽紛而炫目。

據展書介紹，《被編輯的花園》系列作



◆曾鈺涓的身後和腳下的圖像模糊的照片組合，就是她的作品《數位珍》——不妨這樣看，曾鈺涓就是「珍」，是千千萬萬面目模糊的人之一。



◆韓姪娟 VR 作品《失眠者之家》截圖。



◆鄧國源作品《被編輯的花園》現場裝置的一部分：「四不像」。



◆繆曉春作品《從頭再來》動畫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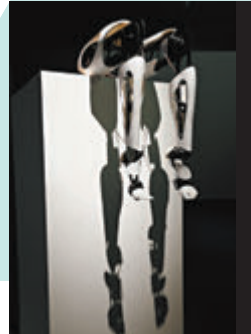
◆翁嘉樂、李家惠 PVC 充氣膜裝置作品《激活》。



◆顧靜繪畫裝置作品《盤龍連枝燈》正面。



◆孫雪怡、石悅洋 穿戴式裝置作品《親愛的請演奏我吧》。



◆牛雙寒、吳婧悅作品《一個惶恐不安的時刻》。尺寸可變，但需形成狹窄「過道」的現場裝置。



◆美加萊戈斯 (Liliana Conlisk Gallegos) VR 沉浸式短片《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 2020》(《The Coyolxauhqui Imperative 2020》) 截圖。



◆廷作品《響》。顧靜在「導覽」林俊。



掃碼照片

記者手記

貴州師大美院院長顧靜導覽

「關於這次展覽當中的54件作品，其中很多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好幾件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比如張小濤的《薩迦》，用比較宏大的場面，然後三連投屏，加上了一些裝置，讓現場產生出了一種充滿幻覺的（感覺），然後宇宙和人和社會產生出了一種很奇特的關係，我覺得在他的這件作品裏面，非常好地詮釋了藝術家個人所想表達的他對整個人文的一種關懷。梁紹基的那個作品呢，我也覺得很有意思，就是關於禪和八字形無限循環的這樣一個關係。」2015年完成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學位，曾於2017、2018、2021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三次舉辦個展的藝術家顧靜，還有貴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這一身份，正是後者，讓顧靜服務的單位成為本次大展的承辦機構之一。她本人，則除了提供上述作品參展，還臨時承擔了一個特別的任務，在大展開展前與會嘉賓充當一次「導覽」。正是這次「導覽」，直接促成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和事後對她的追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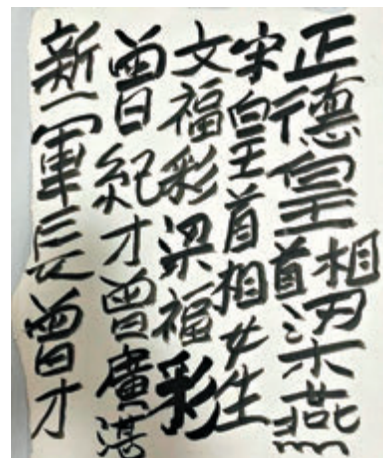
記者發函四問：44位藝術家54件作品中，給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感覺諸如《被編輯的花園》系列等作品，在直面現實的同時，又有明顯的批判意味，您是否有同感？相當多的作品似乎在等待觀眾的參與，換言之，觀眾的參與是這些作品最終完成的有機組成部分，您以為如何？經過兩天時間，顧靜則以微信語音，一一作答。

顧靜說，很多作品都需要觀者去跟著一起參與，很多藝術作品，這其實是需要觀者自己去體驗和感受的，「我們好像並不需要太多地去解讀啊。作者有他自己的認識和他所想要表達的，也許每一個參與者，每一個體驗者，每一個觀看者自己內心所產生的觸動，遠遠超越了這個作品本身所想要傳達給大家的」，顧靜如是說。



◆廷作品《響》。顧靜在「導覽」林俊。

曾灶財個展巴塞爾同期舉辦 再讀「九龍皇帝」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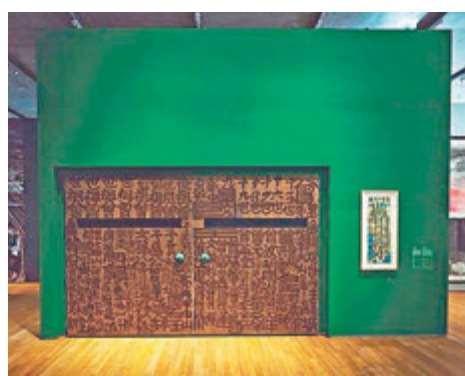
◆曾灶財的自創書法。

香港巴塞爾開展在即，香港家喻戶曉的塗鴉藝術家「九龍皇帝」曾灶財個展《「九龍皇帝」物語》將同期在黃竹坑 Lucie Chang Fine Arts 畫廊舉辦，是次展覽將以「九龍皇帝」為主題，展出多件他獨特和充滿傳奇的文化作品，並希望通過展示其作品來分享背後鮮為人知的「九龍皇帝」故事和其文化價值。

曾灶財又名「九龍皇帝」，於1921年出生於廣州，其後移居到香港，當時的他只是個貧窮、幾乎不識字的少年，在發現了一些重要的祖傳文件後，曾灶財聲稱九龍的土地是

他家人所擁有，從而獲得了「九龍皇帝」的稱號。多年來，其自創的塗鴉式書法，以中國傳統文房四寶中的筆和墨寫滿香港這個國際都市中的公共戶外物品如牆壁、橋樑、交通燈控制箱和燈柱等之上。而他塗鴉書寫的內容則以反殖民主義的政治控訴為主，呈現祖先及家族成員的情感表達為副。

曾灶財偶爾會在作品中寫上兩個特大的「國皇」漢字，他的這些行為，一直被公眾解讀為精神錯亂的表現，然而經過了這塗鴉式書寫行為數十年後，他的堅持卻獲得了認同，並成為數代香港人的共同城市文化回憶，曾灶財通過



◆曾氏曾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九龍皇帝」曾灶財。

文字內容及堅持不懈的行為來傳遞中國人不屈不撓、愛好和平的訊息。據介紹，家庭成員在「九龍皇帝」的作品中佔有顯著的地位，他經常敘述自己的血統，列出祖先的名字，一直追溯到原來的地主，以證明他對九龍土地的合法繼承，其妻子文福彩也經常以「皇后」的身份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不過，據統計，他的公共作品只有三件未被摧毀、重建、侵蝕或覆蓋，2021年在香港新開幕的視覺文化博物館M+亦有展出及收藏他的藝術作品，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中，他的作品在香港館展出。今次的展覽，是一次再度解讀這位「九龍皇帝」的好時機。

文：張夢薇